

小说月报

XIAOSHUOYUEBAO

2010年精品集

小说月报编辑部编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小说月报编辑部编

小说月报

XIAOSHUOYUEBAO

2010年精品集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小说月报 2010 年精品集 / 《小说月报》编辑部编.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1.1
ISBN 978-7-5306-5800-0

I. ①小… II. ①小…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
国—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45826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 (022) 23332478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33.5 插页 2 字数 675 千字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0 册 定价: 58.00 元

目 录

【中篇小说】

	阿袁小传	
004	鱼肠剑	阿 袁
	滕肖澜小传	
052	爱会长大	滕肖澜
	迟子建小传	
084	泥霞池	迟子建
	鲁敏小传	
118	惹尘埃	鲁 敏
	姚鄂梅小传	
150	一线天	姚鄂梅
	界愚小传	
184	邮递员	界 愚
	叶兆言小传	
224	玫瑰的岁月	叶兆言

季栋梁小传
266 挣扎 季栋梁

叶广芩小传
306 玉堂春 叶广芩

方方小传
328 刀锋上的蚂蚁 方 方

【短篇小说】

韩少功小传
382 怒目金刚 韩少功

毕飞宇小传
394 睡觉 毕飞宇

温亚军小传
406 回门礼 温亚军

刘庆邦小传
416 到处都很干净 刘庆邦

陈应松小传
426 祖坟 陈应松

铁凝小传
432 1956年的债务 铁 凝

	马金莲小传	
442	蝴蝶瓦片	马金莲
	苏童小传	
456	香草营	苏童
	范小青小传	
468	接头地点	范小青
	残雪小传	
478	老蝉	残雪
	葛亮小传	
484	英珠	葛亮
	孙春平小传	
498	何处栖身	孙春平
	傅爱毛小传	
510	换帖	傅爱毛
523	安于小说(编后语)	
526	《小说月报》2010年总目录	

鱼 肠 剑

阿 袁

—

孟繁最初对吕蓓卡生出嫌隙,是因为一件和自己不相干的事情。

三间房,A、B、C,都是一样的大小,只是A房朝南,有一个小阳台,而B房和C房在北面,没有阳台,这个区别,她们三个人——孟繁、吕蓓卡和齐鲁,事先在物管那儿并不知道,所以都是随便签的字,齐鲁签了A,孟繁和吕蓓卡签了B和C。三把房间的钥匙,三把套间的钥匙,都圈在一个小铁环上,由吕蓓卡拿了,三个女人说说笑笑地,一起去博士公寓305。

然而,吕蓓卡竟然把她的拉杆箱包放进了A房,仿佛不经意地,把C房的钥匙给了齐鲁。孟繁当然注意到了,她是一个心细如发的人,一进305就发现了A房和B房、C房的区别,也发现了吕蓓卡这个有意无意的小动作。然而齐鲁似乎没发现,或者发现了,不好意思说。因为孟繁看到齐鲁的表情一刹那有一点点惊讶,然而也只是一点点,稍纵即逝,之后,便不声不响地接了C房的钥匙,进去打扫了。房间里有许多灰尘,以及前任博士们留下的一些乱七八糟的杂物。她们足足打扫了一个多时辰,门口的垃圾堆成了一座小山,305房间才有了一些女性化的清洁气息。

那天的晚饭是吕蓓卡请的。本来孟繁不肯去,她和孙东坡约好了,要去他那儿吃饭的。孙东坡在电话里说,他买了鲈鱼、四季豆、西兰花,还有里脊肉,都是孟繁偏爱的,尤其是孙东坡做的清蒸鲈鱼和糖醋里脊,每次都能让孟繁吃出今兮何兮的幸福感来,而且还有一瓶张裕干红。他说,房间里的哥儿们今天出去了,我们俩可以放开来,喝几杯。

后面那句话,孙东坡是放低了声音说的,孟繁的心不禁一阵荡漾。

然而吕蓓卡不让孟繁走。吕蓓卡说,不就是老孙吗?已经在一起吃了十几年饭了,还要在一起吃上几十年,你烦不烦呀。如果是别的男人,我们还考虑考虑,但老孙绝对不行,你说是不是,齐鲁?

齐鲁笑笑。

孟繁其实知道那顿饭吕蓓卡是想请齐鲁。那样阴了人家，不找个由头弥补弥补，怎么好意思呢？但单请齐鲁，到底有些着痕迹了，所以需要孟繁在一边做个幌子。这层意思，孟繁看得一清二楚，虽然看清楚了，也不说破吕蓓卡，这是孟繁的性格，孟繁最不喜欢塌别人的台。何况吕蓓卡的台，也难塌。孟繁在电话里刚说一句，我可能过不去了，吕蓓卡就一把抢过了手机，说，不是可能过不去，是一定不过去了。姐夫，今儿晚上你就自斟自饮吧，学学人家李白，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孟姐呢，您就别惦记了，属于我和齐鲁了。

二

孙东坡在另一个学校读博士，和孟繁一样，也是古典文学专业的。不过，他搞古典文学批评，主攻理论；而孟繁呢，研究作品，重点是晚唐诗人李商隐的作品。

他比孟繁早一年读博。这是他们家一贯的前进模式，总是他冲锋在前，然后孟繁亦步亦趋。当年他们在中学教书，小城市的普通中学，那么一个小地方，人生自然和理想无关，但生活也是平静安逸的。她其实很耽溺那样的日子，和孙东坡恋爱，结婚，然后生儿育女——生儿育女他说是夸张了，因为没有儿，只有一个女。女儿叫桃子，长得和他一样眉清目秀，他很喜欢，这是自然的，哪个做父亲的不喜欢自己如花似玉的女儿呢？然而他的喜欢却是有保留的、有遗憾的喜欢。也是农村出来的，对儿子有一种根深蒂固、欲罢不能的深情。所以，即使和桃子玩得昏天黑地的时候，他也会突然摇摇头，说，我们的桃子如果是个儿子多好啊。这是什么话呢？孟繁不爱听。更不爱听的还有孙东坡父亲的话，孙东坡的父亲说，要不，你们偷偷地，再生个儿子，放我们那儿带。

小城的女人表达情绪时，一般都很直接很激烈的。即使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学女老师，在小城生活几年之后，也入乡随俗，变成铿锵激昂的豪放派。

但孟繁从来不这样。孟繁一开始就表现出了大城市女人的潜质，也表现出了研究李商隐诗歌的婉约潜质。

孟繁笑眯眯地对孙东坡说，我倒是想成全你父亲，假如我是个乡下女人，也不妨学一回宋丹丹，做个南征北战的超生游击队，可惜我不是。或者学《浮生六记》里的芸娘，给你纳个妾——不过，孙东坡，你生不逢时呀，你如果和沈三白一样，是乾隆时候的人，这办法才可以的。要不，你休了我？

可孙东坡怎么会休了孟繁呢？他们是恩爱夫妻，当初他追她时就发过誓，这辈子要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而且，孙东坡从来不是一个半途而废的人。

他们一直是比翼双飞的。说比翼，或者有些不准确，但至少是参差而飞。他教高三，她教高二，他是教研组组长，她是副组长。他考研去了外地——这下总该劳燕分飞了吧，然而只分飞了一年，她第二年就考上了他的学校，两人接着在省城比翼双飞。省城的天空更加广阔，而且又摆脱了孙东坡家人的纠缠，她更耽溺了。可孙东坡

不耽溺,孙东坡是有野心的人。野心是孟繁的说法,孙东坡自己认为那是青云之志。有青云之志的孙东坡,在省城也待不住,三十五岁那年又考了博,是上海的一所高校。孟繁这次有些飞不动了——鸟和鸟的飞行能力原是不一样的,孙东坡是鲲鹏,喜欢南溟北溟,喜欢扶摇直上;而她是蜩,是学鸠,只喜欢榆树和枋树的高度。她这样对孙东坡说。孙东坡笑了,孙东坡说,你放心我一个人在外单飞三四年?上海可是一个繁华世界,容易让男人声色犬马。我的几个师姐、师妹,个个都是闭月羞花的。

孟繁才不相信孙东坡会声色犬马,也不相信他的师姐、师妹闭月羞花,然而她最后还是考了博。三年的离别,对正当盛年的他们,确实是个很大的身心考验。她本来聪明,而所有的参考书孙东坡都替她准备好了,导师那儿也联系过了。闭关修行十二个月后,她和孙东坡又在上海比翼双飞了。

三

在住进博士楼305之前,孟繁和吕蓓卡的关系,严格一点说,还只能算是陌生人。不过见过几次面,在学校招待所的食堂和上上下下的电梯里。来考博的学生,几乎都住在学校招待所里,两人却从来没有过交往,点头之交都没有。

可吕蓓卡却把孟繁叫做孟姐,把孙东坡叫做姐夫。

孟繁第一次被叫出了一身鸡皮疙瘩。首先不说她们之间的关系没到这程度,单就那称呼,孟繁也不习惯。又不是茶楼酒馆,也不是引车卖浆的,叫什么姐姐、姐夫呢,简单地叫孟老师和孙老师不就好了,高校里的人逮谁不是叫老师呀?关系生分的叫老师,关系亲密的也叫老师,敬重的叫老师,讨厌的也叫老师。老师的意蕴最丰富多义,几乎和李商隐的诗歌一样丰富多义。言简而意丰,多合适的一个称呼!

可吕蓓卡偏要姐姐、姐夫地叫。孟繁觉得吕蓓卡的做派简直不是学院风格。学院里的女人哪个不懂远近不懂分寸呢。吕蓓卡竟然不懂。明明还是山远水远的关系,竟然一下子被她扯成了亲戚,还不是远亲,是半直系。

真是蛮有意思的一个女人。

第二天,孟繁和孙东坡吃饭时,这样说起吕蓓卡。孙东坡和孟繁已做了多年的夫妻了,自然知道孟繁的“有意思”其实是骂人的话,是说吕蓓卡“二百五”,也就是上海人嘴里的“十三点”。但饭桌上的另一个人却不知道,他就是孙东坡同宿舍的哥儿们老季。老季是北方人,长得也很北方,一米八几的个子,又黑又粗糙的皮肤,和孙东坡对比着看,简直一个是枯藤老树昏鸦,一个是小桥流水人家。可这棵老树竟然是研究“花间词”的,孟繁有些忍俊不禁。孙东坡说,老季不仅研究花间词,老季的审美对象是世间一切妩媚风流的东西。妩媚的风月,妩媚的文字,妩媚的女人。

所以老季一听说吕蓓卡,就有些激动了,赶紧问孙东坡小姨子的形象如何。孙东坡虽然当了姐夫,却也没见过小姨子。两个男人都转了脸,看孟繁。

孟繁沉吟半天,然后说,是个美女。

老季对这个答案很不满意。美女?现在哪个女人不是美女呢,系资料室的老冯还被学生们叫做美女呢,可老冯不仅快五十岁了,而且满脸雀斑,甚至有一个很俄罗斯的腰,学生们都担心沈老师抱不过来——沈老师是老冯的老公,也是中文系的教授,有名的红学家。学生们有事没事常常拿他的形象打趣,说他研究《红楼梦》研究得走火入魔了,生生把自己研究成了一个男林黛玉,闲静时似娇花照水,行动时如弱柳扶风。在高校,弱柳扶风的男教授倒也不少,关键是他和夫人老冯的形象太反差了。老冯倒也是很古典文学的,只是那古典是《水浒》式的古典,或者是苏轼的朋友陈季常家的河东狮吼式的古典,总之和本来意义上的美女是风马牛不相及的,然而也被叫做美女了。可见美女,是被用俗用滥了的一个概念。所以老季说,哪能这么敷衍我们呢。你是搞文学的,要用修辞。

修辞就修辞呗!孟繁笑笑,说,是个闭月羞花的美女。

这哪行呀,老季摇摇头说,闭月羞花在后现代语境下已经有了新的诠释,木子美还闭月羞花呢,芙蓉姐姐还闭月羞花呢。

老季显然多喝了两口酒,孙东坡被逗得乐不可支。孙东坡说,你别和老季绕了。老季研究词,你干脆就用词来比,她是北宋词,还是南宋词?是豪放词,还是婉约词?

孟繁放下筷子,斟酌半天,说,或许,她是五代花间词。

老季大喜过望,说,原来在我研究范畴之内,那我一定要认识认识。

行呀。孟繁说。

四

三个人的关系,是最具张力的关系。

如果三个人当中有两种性别,那张力就会到达无以复加的程度:有明争有暗斗,有爱情有阴谋,有背叛有嫉妒,绝对精彩跌宕如马丁·斯科西斯的《纯真年代》,或者周迅、赵薇、陈坤的《画皮》。

如果是一种性别,且是阴性,那依然会是紧张的戏剧性的关系,只是这戏剧性,不是好莱坞的路线,而是更曲折、更隐秘、外弛内张、外静内动。机关都藏在暗里,在姹紫嫣红的戏装下,在甩来甩去的水袖里,这意思,又有些是昆曲了。

孟繁觉得,吕蓓卡唱昆曲绝对是个旦角儿,刀马旦。

因为不动声色中算计了人家齐鲁,也因为谈笑风生中把孙东坡叫做了姐夫,孟繁以管窥豹见微知著。

所以她有些远着吕蓓卡,是心理意义的远,面上大家的关系还是一样的,或者说,她和吕蓓卡的关系看上去更亲密些。这亲密完全是吕蓓卡单方面造成的。吕蓓卡最喜欢有事没事到孟繁的房间里来串门,或者晚饭后约孟繁去散步——所谓散步,其实是出去拈花惹草。吕蓓卡对校园里所有的植物,都抱有空前的占有热情。她

沙发边上的那个巨大无比的深褐色圆坛子，里面也因此总是插满了各种各样的花草。她甚至会让孟繁掩护她，拿个玻璃瓶去偷博士楼前的桂花，回来用蜂蜜腌了，做桂花糖吃。

应该说，如果没有齐鲁那件事，和吕蓓卡这个女人的交往其实还是非常有意思的。她不仅喜欢搞点女人的小情趣，而且还无比热爱飞短流长。不过个把月，整个楼里的男博女博，和整个文学院里的博导们，吕蓓卡似乎都认识了，虽然他们未必认识吕蓓卡，但吕蓓卡却对他们有了提纲挈领的了解，谁是书痴，谁是花痴，谁是论文痴——“痴”是吕蓓卡的口头禅，但凡谁在哪方面有点过了，在吕蓓卡这儿就成了某某痴。有时她和孟繁走在路上，会突然捅捅孟繁的胳膊，黑眼珠一时变得十分流转。孟繁知道，她们一定又遇到某痴了。果然，等那人过去，吕蓓卡会说，她就是某某某耶。可某某某孟繁不认识。吕蓓卡说，花痴呀，201的花痴。

博士楼里，花痴有好几个，为避免混淆，吕蓓卡给每个花痴都加了定冠词。定冠词一般是房间号，也有的是地域，比如隔壁的女博，就被吕蓓卡叫做洛阳花痴。每个花痴的背后当然有许多典故，这些典故吕蓓卡能如数家珍。吕蓓卡的口才很好，而一旦说到与风月相关的话题，那更是眉飞色舞妙语如珠。孟繁其实也爱听这样的流言，哪个女人不爱流言呢？流言是暗夜里的璀璨烟火，是连天衰草中的斑斓蝴蝶，那缤纷秀色岂是枯燥的学问枯燥的论文能比的？

可孟繁偏做出不爱听的样子。这是故意怠慢了，借怠慢流言，来怠慢吕蓓卡。

当然也不是很明显的怠慢，而是有些含蓄的消极的。女人之间的飞短流长原是要相互激励的，要你来我往的。要同舟共济，要相濡以沫。高尚的行为不需要同志，千里走单骑，才能成就孤胆英雄。但堕落不一样——背后说人是非，这差不多就算堕落了。她们受儒家教育多年，对这一点心知肚明。但明知，也要故犯，因为堕落是更快乐更容易的事情。往上总是更吃力，而往下则轻而易举，这是力学规律。大多数人不能逃脱于规律之外。女人更不能，因为体力不支。体力不支也会造成精神不支，而不支的结果就是需要堕落的共犯。一个人堕落让人不安，而两个人，或者更多，那不安的意味就会减弱甚至化为乌有。

但孟繁却不成人之美。无论吕蓓卡说什么，孟繁从来不插嘴，只是笑吟吟地听，间或嗯嗯哦哦几声。那嗯哦，只是礼貌上的，既不是推波助澜，也不是添枝加叶。这样一来，吕蓓卡的流言，就有些表演的意味了，且是自编自演自吟自唱的表演。

这是孟繁的刻薄处。

只是，孟繁的刻薄，是李商隐的《锦瑟》诗，很朦胧的。吕蓓卡或者没有看懂这《锦瑟》，或者对流言过于沉迷欲罢不能，每次一有新的八卦，仍然会急不可待地往孟繁的房间跑。偶尔也会让孟繁到她房间去。一般是她买了新衣服，要孟繁帮忙赏析赏析——当然主要是赏，析其实无关紧要。因为吕蓓卡在服饰方面的理论，远比孟繁更为丰富。然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兴头上吕蓓卡会这样说。这是客气话，孟繁不上当。吕蓓卡不是需要他山之石的人。然而孤芳自赏毕竟寂寞，所以还是需要

孟繁。虽然孟繁和她,不是一条道上跑的车。

孟繁这个时候通常不做声,但偶尔,也会美言几句。这是礼貌,也是特定语境下的本然反应。因为吕蓓卡这个女人,穿衣服确实很好看的。她个子虽然不算高,却极玲珑窈窕,什么衣服往她身上一穿,都是横看成岭侧成峰。正因为这样,吕蓓卡在周末最热爱的娱乐和运动便是逛时代广场,或襄阳路和七浦路服装店,一个人逛。因为孟繁不太爱逛街,孟繁最喜欢逛的是书店和宜家家居,或者学校门口的小菜市场。孟繁有个小电磁炉,有时孙东坡周末过来,他们会煎几块牛排,或者蒸上一些基围虾或大闸蟹打牙祭。他们平日在食堂,基本上还是以素食为主,倒不是因为经济困难,而是他们觉得不合算。学校里的大荤,不仅价贵,而且看上去身世和品质十分可疑,所以孟繁更愿意自己去菜市场,亲自验证那些虾们蟹们的来历及新鲜活泼的程度。吕蓓卡对此十分鄙夷,认为孟繁已经是标准的女博加家庭妇女。

女博在吕蓓卡那儿,基本是贬义词,经常用来嘲弄人的。她虽然也是女博,可她是个看上去不像女博的女博,这很关键。做女博可以,但不能做成齐鲁那样从形式到内容高度统一的女博。

吕蓓卡最看不上齐鲁,并且在孟繁那儿,从不掩饰这种看不上。她在背后总是把齐鲁叫做书痴,后来干脆叫书蠢了。吕蓓卡说,一个女人,把学问做到了昆虫那样纯粹执著的境界,简直太恐怖了。

关于这一点,孟繁也有同感。她也不是很爱学问的人,之所以读博士,是身不由己。谁叫她有一个孙东坡那样的老公呢?只好嫁鸡随鸡了。吕蓓卡呢,读博的原因倒不是嫁鸡随鸡——她的鸡不在上海,在美国,而且还没嫁呢。她沦为博士,完全是学校逼良为娼。吕蓓卡说,她那个学校,超变态的,竟然明文规定,1969年以后出生的老师,没有博士学位,取消评教授资格。此文件一出,简直是平地惊雷,那些四十岁以下的老师们,一时间抱头鼠窜,纷纷往各个学校钻。不出去混个博士学位回来,怎么对自己的人生做交代呢?总不能一辈子当副教授吧?好说不好听呀,而且工资还差那么一大截呢。即便吕蓓卡这种平日以不求上进自诩的老师,也扛不住,挣扎了半年,最后也还是鼠窜上海了。有什么法子呢,在人屋檐下,不能不低头。

但齐鲁不一样,齐鲁看上去对学问,显然是甘之如饴的。

五

三个女人当中,齐鲁是最年轻的。她比吕蓓卡小三岁,比孟繁小两个三岁。她们年龄的数字关系,正好是一个等差数列。

这只是实际的年龄关系,如果按视觉年龄来排,齐鲁和吕蓓卡,要颠倒过来。

所以吕蓓卡一有机会就会让男人做猜谜游戏。谜面是:猜一猜我们的年龄关系?谜底应该答出谁是老大,谁是老二,谁是老小。猜中了有奖,奖品有时是吕蓓卡手里的一个话梅,有时是一个法式拥抱。

男人们很踊跃。吕蓓卡的法式拥抱,确实是很激动人心的奖品。

然而没有谁得到过这种奖品。因为百分之百的男人,都把老二和老三搞颠倒了。还有一些眼神不好的男人,甚至把老大看成了老二,而老三成了老大。

这个时候,吕蓓卡总是笑得花枝乱颤。

一边的孟繁都有些看不过去,可齐鲁,却是没事人一样的。

偶尔吕蓓卡不在宿舍的时候,孟繁会挑几句,说吕蓓卡那个房间的阳台,阳台外夜晚的上海灯火,以及飘浮在阳台上的隐约的桂花香,还有男人对女人年龄的鲁钝。孟繁的言语,完全是李商隐的风格,意在言外的,曲折幽微的,而且还蜻蜓点水。也不知道齐鲁听不听得懂。

也可能听不懂吧,因为齐鲁从来没有接过茬,总是很安静地听孟繁讲,那姿态仿佛在课堂上听课一样。这也是齐鲁的本事,齐鲁总能把任何一种关系变成师生关系,把任何形式的言谈,变成上课与听课。有时孟繁觉得齐鲁这个女人真是当学生当出了瘾的,吕蓓卡与其叫她书蠹,不如叫她学生蠹。可学生也不能当一辈子呀,博士毕业之后,怎么办呢?再去读另一专业方向的博士学位?这种情况也有的,孟繁听说,在国外,有一些留学生就这样,博士毕业之后,找不到工作,只好又去读另一个博士,最后把学校所有的博士学位都读了个遍。反正国外的奖学金高,干脆把读博职业化了。

或者齐鲁应该去国外,既可以把学位无休止地读下去,又可以摆脱类似于吕蓓卡这样的女人的欺负。外国人又不讲阴阳,又不讲太极,终归没有中国人复杂和厉害。吕蓓卡的男朋友就让吕蓓卡毕业后赶快去美国,他说,美国人都像幼儿园的小朋友,超单纯,超好对付。

这当然是玩笑,却也是有几分当真的玩笑。如果那样,吕蓓卡去美国岂不是英雄无用武之地了吗?对付美国人,让吕蓓卡这样高段位的人去,不是杀鸡用牛刀?

而齐鲁,估计和美国人,是旗鼓相当的。

研究了那么多年的先秦文学,一天到晚琢磨几千年前的人,还能不把自己琢磨得更朴素和更单纯,不把自己琢磨成美国人的样子?

孟繁觉得挺有意思,或许一个人的研究真会影响到她的性格和思维。不然,她研究李商隐,就有李商隐的缜密和曲折;吕蓓卡研究明清戏剧,就有戏剧中小旦的长袖善舞;而齐鲁整日读“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上耶,我欲与君相知”这样的古朴诗文,不知不觉亦变得古朴了。

不是没有这种可能,然而也可能是另一种结论,那就是一个人的性格与思维决定了她的研究对象。或者她本来身体里就有李商隐,所以研究李商隐。吕蓓卡本来就是个小旦,所以研究戏剧。而齐鲁本来就是简单朴素的,所以她干脆返璞归真,回到几千年前的先秦文学里面去。

孟繁突然间有了一种灵感,她或许可以就这个问题写一篇论文,论文的题目就叫做《略论文学研究者的性格和思维与研究对象的关系》。

六

齐鲁其实懂,懂吕蓓卡的偷梁换柱和反衬,也懂孟繁言此意彼的挑拨离间。

然而齐鲁不在意。房间朝南朝北有什么关系呢?比起南面明晃晃的房间,她更喜欢北面的阴暗。她向来忌惮明亮的东西,白天、太阳、玻璃,以及别人尖锐的注视,她都不喜欢,那些东西让人没有遮挡无处藏身。她喜欢更暗的感觉,至少要半明半暗。像鱼一样,有水的遮蔽;像藕一样,有荷和泥的遮蔽。小时候,她的那些小朋友们都渴望成为一只鸟,在天空飞,或者成为祖国美丽的花朵,在阳光下灿烂开放。可她想做的,却是一只蚯蚓,同学几乎不能理解她。为什么做蚯蚓呢?那种黑不溜秋的东西,过那种暗无天日的生活。老师可能也是疑惑的,也问她为什么,她不说——她那时也确实说不清楚。老师后来替她说了,老师说,齐鲁同学之所以想做一只蚯蚓,是因为蚯蚓能松土,让花儿茁壮成长。同学们恍然大悟,都热烈地为她鼓掌。她面红耳赤,十分羞愧。如果只是因为花儿的话,她为什么不做蜜蜂、不做蝴蝶呢?她想这样反问老师,然而没有。她打小就是个不喜欢反驳别人的人。不,应该说,她打小就是个不喜欢用言语反驳别人的人,她的反驳都在暗中完成,也就是在她的意念中完成。她面上对谁都百依百顺,暗里呢,却是有自己的想法的。

所以,对齐鲁来说,和南相比,她更喜欢北;和东相比,她更喜欢西。总之和飞蛾相反,飞蛾趋光,她趋暗。她是飞蛾的史前,是居蛹者。

至于阳台,她亦无所谓。阳台到底有什么好?也值得孟繁用那么诗意、那么垂涎的语言来描述它?说白了,不过是半个戏台而已。卞之琳不是说过,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齐鲁可从来不想成为别人的风景。吕蓓卡看上去却是很风景的女人,既如此,换个房间,不是各得其所吗?

虽然吕蓓卡换房间的手段,有些不太磊落。

她也知道孟繁是好意,是好意的挑拨离间,是为她打抱不平。可她能做什么呢?莫说她本来喜欢北面的房间,即便不喜欢,她其实也没能力进行实际的反抗。所有的反抗,都只能是她的一篇意识流小说。在虚构的小说里,她像泼妇一样骂过街,也像鲁提辖一样,一拳把人的脸打成了颜料铺。她甚至还杀过人,不是用砒霜,而是用鱼肠剑,欧冶子铸的名剑,专诛杀王僚的那把,杀了一个十分英俊的男人,男人叫北,沈北,是齐鲁高一届的师兄。她在研二那年无可救药地爱上了沈北,但沈北却没有爱上她,不仅没有爱上她,竟然还十分残忍地在她眼皮底下爱上了外语系的一个女生。她十分痛苦,然而还心存指望,指望那个外语系的女生会水性杨花,或者沈北水性杨花——男人不都容易朝三暮四移情别恋的吗?可沈北对那个外语系的女生却死心塌地,研究生一毕业,他生生地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有妇之夫。她简直绝望,他怎么可以一点机会都不留给她呢?她本来是个在道德上极自律的人,为了他,已经

有些破戒了,难不成还要她越走越远,和一个有妇之夫弄鸡鸣狗吠之事?挣扎了许久,她终于起了杀心,在一个花好月圆之夜,她用那把削铁如泥的鱼肠剑,结果了那个男人。

那以后,再看到那个男人和那个女人在学校里把袂而行,她就只当见了鬼。

但她不会杀吕蓓卡的,虽然她的反衬手法有些恶劣。可吕蓓卡的恶劣,不是主观故意的恶劣,而是客观后果的恶劣。也就是说,吕蓓卡的真正目的,不在贬低齐鲁,而在抬高自己。她无非随手借来齐鲁这面镜子,在男人面前,搔首弄姿一番。拉康不是说过,人和人的关系,其实是人和镜子的关系。这镜子理论,齐鲁以为,完全是为吕蓓卡这个女人量身打造的,吕蓓卡根本就是个镜痴。只是齐鲁不明白,那位1901年在巴黎出生的男人,怎么知道1975年才出生的东方吕蓓卡呢?

这有些荒诞了。齐鲁几乎笑出了声。齐鲁常常这样自娱自乐,这一点她和吕蓓卡截然不同。吕蓓卡是个事事依赖别人的女人,大事小事都一样,早点总是让齐鲁捎,作业总是让她的师兄师弟帮着做,窗户插销坏了,只要动动小指头就能张罗好的事,她会煞有介事地打电话找物管。甚至于她的快乐,也是寄生的,寄生于男人或者齐鲁这样的女人那里。男人谄媚几句,或挑逗几句,她立马激动得面若桃花眼若秋水身若飞燕口若悬河——真是身若飞燕口若悬河,即使男人走了,她还会在305飞来飞去飞半天,且喋喋不休半天,不止半天,应该是余音绕梁三日不绝。

但齐鲁却不是这样的女人,齐鲁极自立,尤其是精神层面,她基本处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想吃鱼了就养鱼,想穿绫罗绸缎了就种桑养蚕,偶尔想抽几口了,就种植。

当然,也有些东西是种不了养不了的,比如男人。

如果和《山海经》里的“类”一样,就好了,因为能自为牝牡。

或者干脆做南瓜、玉米、小麦,也行。

这是齐鲁在调侃自己了。偶尔齐鲁的思想或情感陷入困境时,会用这一招,给自己解围。

七

然而这一次的困境,齐鲁亦无可奈何了。

三十岁应该是女人的分水岭,至少齐鲁的父母这么认为。齐鲁的父母说,在博士毕业前,齐鲁无论如何也要给他们弄个女婿回去,当然也得是博士,而且还是英俊的博士,齐鲁的母亲补充。不然,没法在左邻右舍和同事面前言语呀。人家的话音儿里,现在已经有些绵里藏针了。可不要绵里藏针吗?这么些年,齐鲁给人家带来了多少沉重的打击呀,又是考重点大学,又是考研究生,又是考博士,没完没了,简直连环腿一样,踢得他们晕头转向一身乌青。

人家能不恼吗?能不恨吗?能不专找齐鲁的死穴点吗?

齐鲁的父母十分理解别人的情感,他们都是人民教师,虽然只是中学教师,可依然具备教师善解人意的基本素质。

所以,当别人不怀好意地问起齐鲁的个人问题时,他们总谦虚地说,不急,不急,这孩子,一门心思还在学业上呢。

可暗地里他们急,都急成了热锅上的蚂蚁。

早在齐鲁读研究生时,他们的教育方针其实就有些改变了。但那个时候的改变还在改良阶段,有些优柔寡断左右为难,有些犹抱琵琶欲说还休。一面要齐鲁在学业方面再上一层楼,一面又暗示齐鲁可以开始恋爱了,前提当然是和十分优秀的男生。前面的意思是由父亲慷慨表达的,后面的意思是由母亲婉转表达的,合起来解读,就是要齐鲁双管齐下,鱼与熊掌都不耽误。这当然是很有难度的要求,对齐鲁来说。中文系的男生倒是热衷恋爱的,却不是热衷和齐鲁这样姿色平平的女生恋爱,而是和那些长相十分风花雪月的女生。也不管自己是风流倜傥,还是歪瓜裂枣,都胸怀大志,且矢志不移。可学中文的女研究生尽管内心个个风花雪月,但长相呢,多数和齐鲁一样,正好是风花雪月的反义词。男生们于是不惜舍近求远,纷纷到外系去发展,或者发展那些刚入校门的本科生美眉。有些骁勇的男生,甚至会降贵纡尊地去发展学校美发店的女孩子。

齐鲁父母鱼与熊掌兼得的愿望落了空。父亲要的鱼她是抓住了,但母亲要的熊掌她连一个手指头也没碰着。

齐鲁的父母着急了,齐鲁已经三十岁了,事情变得迫在眉睫,从前改良的方式对书呆子女儿看来过于温和含蓄了,非要通过激烈的革命才能拿下熊掌。老两口重新调整了教育齐鲁的格言,从前是“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现在他们不要齐鲁上下求索了,改走老庄路线:“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简直有劝齐鲁放弃学业的意思。

他们以为,齐鲁之所以如今还形单影只,不是因为找不到,而是因为她不找,她的心思还在学业那儿呢,只要180度转身之后,不,哪怕是60度转身,找个理想的女婿,那不是易如拾豆拾芥?

门口书报亭里老顾家的小铃子,高中还没读完呢,还给老顾找了个在图书馆上班的大学生,人也长得十分精神。何况他们家博士齐鲁呢?

后面那句反问,是齐鲁加上去的,齐鲁知道父母的逻辑,依此类推嘛。齐鲁的父母都是中学语文老师,最习惯演绎思维。

可齐鲁最怕父母依此类推。

八

老季第一次来305的时候,见的是齐鲁。

是孟繁的有意安排。那天是周末,吕蓓卡正好外面有饭局,她师兄宋朝做东,宴